

Baliwakes

見維·巴里

藝術修行者

文／李韻儀

訪談首次刊載時間／2012年2月於《藝術認證》第42期

1966年出生的見維·巴里，父親是從新竹移民到臺東鹿野鄉瑞源村的客家第二代移民，母親則是南王的卑南族。見維是父親取的名字，巴里則是取自母親家族名字的前兩個音，「要是按照本來的命名法，實在太長了，只好濃縮一下！」不煙、不酒、立志終生茹素愛地球的見維巴里，總是來去如風一般輕盈，行蹤飄忽，這麼多年來，一會兒在嘉義幫某社區文史工作室設計手工課程，一會兒出現在臺北十三行博物館做裝置創作，一會兒又到了高美館戶外公園與兒童美術館做創作，偶爾又出現在蘭嶼東清村，徜徉碧海藍天之下為部落教室畫壁畫！他的人生經歷也是極其豐富多彩，1984年復興美工畢業後，作過櫥窗設計、兒童美術老師、社區營造工作者、舞台設計、服裝設計……身份多重多變，唯一不變的是，他的修行者信念，以及對臺東這塊出生長大的鄉土的情感。2002年，一群穿梭漫遊於東海岸的創作者朋友們，共同發想了一

藝術家見維·巴里（攝影：謝嘉釗）



個美妙的計畫——帶著自己的創作工具，到都蘭北方 20 公里處遺世獨立的金樽沙灘，走進海灘上沿著絕壁而生的樹林裡，就此在無水無電，只有山泉、大海與月光的大自然懷抱中，開始了持續一整個春天直到那年初夏的集體生活／創作活動，最後就地舉辦了一個沒有任何文宣與作品永久性考量的展覽，作為這個集體生活創作的逗點，以及對滋養他們生活創作的大自然一個美麗的回饋。這一群人自稱為：「意識部落」，而見維也是「意識部落」的發想人之一！

他在金樽的生活創作期間展出的作品為〈野地之光〉。在那三個月沒有電光的野地生活，照亮黑夜的是，大自然所賜予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漂流木，以及海上格外皎潔的明月。天將黑時，「意識部落」的「中央廚房」就會升起一個火堆，見維將營火沒燒盡的、已然焦黑的漂流木塊撿起來，拓印下它們的樣子。這些曾經是活的植物的木頭，在它們死去的生命上再次燃燒，綻放生命之光，照亮了這些在大自然中尋找能量的人的心靈，更直接滋養了他們的創作。

水墨繪畫

見維的作品其實相當多元，美工科班出身的他喜歡嘗試各種不同的媒材，不同於其他原住民藝術家們，見維的作品鮮少族群大義的沉痛呼籲，藝術創作之於見維就像一場又一場玩美的遊戲，發現自己是這浩瀚無窮盡之生命中活生生的一部分，發現自己既是孤獨卻又不孤獨之感動，而唯有透過美的形式的呈現才能與他人分享這份感動，並且回饋造化之神秘。就繪畫而言，見維喜歡以單純黑白的水墨表現他內

在豐富寬闊的大千世界，例如前述製作於金樽的〈野地之光〉，以及2005年參加在策展人潘小雪於花蓮石梯坪舉辦的「洄瀾國際藝術家駐村創作營」期間，創作的大幅水墨作品〈月光、礁岩、浪拍岸〉。東海岸夏季狂烈奔騰的陽光，以及陽光下五彩繽紛的萬物眾生相在這位生命靈修者的心中，都昇華為純淨神祕的月夜下，沉默寧靜的亙古礁岩。在創作營結束時的成果展演，見維更邀請他的舞者好友陳紹麒一起合作，發表一個結合了水墨作品、人體彩繪、音樂、舞蹈與卑南族創始神話的精采作品，名為《穿越記憶的詩人》。他請舞者站在他的作品〈月光、礁岩、浪拍岸〉前，以毛筆在舞者身上延續畫中礁岩的筆觸線條，然後舞者在石梯坪那受海與風萬年侵蝕所刻劃下的絕美礁岩上，舞著見維告訴他的、卑南族祖先古老的石生傳說。事實上，在見維與紹麒的詮釋下，那是人類誕生於宇宙之中，從洞穴裡的混沌蒙昧，到站立在礁岩上，睜開眼睛、看見萬物、看見自己，對自身生存於宇宙天地之間的感動。

2006年在月光小棧女妖藝廊的《飛月行旅圖》個展也是這個作品的延伸發展，除了〈月光礁岩〉系列，見維特地在開展前一個月便進駐女妖藝廊，每天隨性地在月光小棧絕美的海景微風以及千變萬化的雲朵天空與夕顏下創作，展出作品除了水墨畫還有版畫、拓印畫。沒有繽紛熱鬧的多彩，見維的水墨版畫創作是純淨的白與黑，是蘊含著一切色彩的白與黑，朦朧中輕聲低吟著生命之歌；月光下，萬物在寂靜中歡唱著，走入深邃的內在醒覺。例如作品〈千絲萬縷始於一〉是以粗麻繩纏繞放置在絹紙上，再以噴漆噴染而成極具意境的作品。開幕時，見維除了再度邀請舞者紹麒在其作品中舞出《飛月行旅圖》，更安排了一場服裝秀，分享他對另一種材質創作的興趣與心得；見維親手染、繪、縫製的美麗羽裳，由都蘭山下眾女妖們為他詮釋融合民族元素與個人心靈體悟的創意服飾。



見維·巴里《迴·流系列》作品（見維·巴里提供）

見維·巴里的版畫創作
 〈最初相遇的地方〉
 （見維·巴里提供）



漂流木裝置

在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拓落豪情東海岸藝文創作者群中，見維是如此與眾不同的出塵清新，不是濃烈喧騰的情感，而是清柔淡雅的初秋晚風。若說見維受到東海岸創作風格最直接的影響，也許是漂流木的運用吧！2004年見維為東管處風景區創作的公共裝置藝術，採用竹子交錯編織，加上漂流木細枝做裝飾，製作了一件很有趣的拱型作品，名為〈兩個朋友在月光下聊天〉。隨著三年來風吹日晒海風侵蝕，這件作品雖已殘缺不全，但曾經存在的美還是吸引了高美館的關注，特地邀請見維將這件作品重新複製在高美館的南島當代藝術展中。而2006年為迦路蘭手創藝術市集設計的作品〈最初相遇的地方〉，則將漂流木還原為一棵樹，樹上還參差錯落站著幾隻各自凝思的「漂流鳥」，對比他同樣名為〈最初相遇的地方〉，然確實為這件裝置之雛形原稿的版畫，會發現見維想複製的是一棵樹，也是一隻手，這件經常被來往觀光客忽略以為真是一棵樹的作品，隱喻著藝術創作者透過心眼的觀察、冥思與雙手的實踐，重新賦予漂流木生命，而這重新賦予的過程，是為了向這承載生命的大自然獻上無盡的感謝與敬意。

對環境與自然的關注

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後，深深震懾於整個東海岸如山林墳場般被漂流木層層堆疊覆蓋的驚人景象，見維開始著手《洄·留》系列創作，他以雪白繃帶層層裹覆著漂流木，再以水墨描繪山林樹木隨土



〈兩個朋友在月光下聊天〉 竹、漂流木 2004 (攝影：林宏龍)
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再現

石流傾洩翻滾之圖畫，與漂流木粗糙破碎的表面紋理相呼應。此系列 2009 年十月第一次參展發表時，見維自己也以繃帶纏裹全身，在作品之間以肢體舞動，創作者與作品融為一體，人的身體與漂流木的生命緊緊相繫交纏，深深震撼了在场觀者。此後《洄·留》系列作品仍然不斷地延伸發展，2011 年 1 月見維再度進駐女妖藝廊個展，同時於距離藝廊不遠處的杉原海灘上，進行行動創作——《沒有海，我的冰箱怎麼辦？》——纏裹著層層繃帶的漂流木，是大自然透過天災給予人類的嚴厲警告，對映著人工水泥怪物，人類的貪婪與對其他萬物的生存空間之侵略仍無止無息，在這東海岸最美麗的沙灘上，見維透過身體力行的藝術創作行動，對矗立沙灘上的觀光大飯店作最沉痛的嘲諷與抗議。而見維的環境創作行動，也某種程度點燃了本來就鼓漲在東海岸藝術家們心中那早已熊熊的火種——藝術家以自己最擅長的創作實踐，激切地勾引芸芸眾生的眼睛，「看見」承載著、滋養著我們的土地與海洋，正被國家與財團聯手私相授受，而自然環境與其上人民的生活文化正被快速地毀滅！於是，繼 2002 年金樽的「意識部落」行動之後，東海岸藝術家們第二次海邊的集體生活創作實踐，就是 2011 年夏天，杉原海灘上，「美麗灣度假村」大飯店工程圍籬外的「圍·離 藝術行動」，

這一次連同見維在內的這群藝術家們，為自己取名為「反反反行動聯盟」，同時風起雲湧地在這一年之內迅速累積了相當的能量與戰果。而緊接著這一連串的藝術社會運動過程中，一向給人寧靜恬淡又充滿溫柔大愛的見維，竟是每次支援當地部落對抗財團與地方政府的場合上，最聲嘶力竭毫不留情的鬥士。「簡直是潑婦罵街啊！」其他藝術家如此開玩笑，而見維淡淡地微笑說：「對付這些人，這是一定要的！剛剛好而已」、「現在對我自己來說，最重要的創作就是繼續『最初相遇的地方』的手與樹，以及『洄·留』的繃帶漂流木，這兩個系列的創作，還有好多構想可以繼續延伸……」

而總在漂流旅行中的見維，始終不變的中繼點、休憩處是東海岸，他在都蘭夢土上的家，就在他行蹤飄忽的來往中，一點一滴地生長起來。目前已具備的結構中，完全體現著見維與大自然渾然的親密，隱密在一片綠意中，傍著潺潺小溪流的，四面通透的手工小屋，一如蘊藏無盡能量的大自然，是這個生命旅行者心靈的休憩處。總是隨順自然的見維，以不間斷的創作實踐，以及他對大宇宙之愛的信仰，不著痕跡地為自己和這一群藝術家朋友們的靈魂滲入一股和諧、澹然卻穩固如宇宙磐石的力量。